

练沛鸿 著

黑精灵

作家出版社

练沛鸿 著

黑精灵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精灵/练沛鸿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7.8

ISBN 7-5063-1109-7

I. 黑… II. 练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1437 号

黑精灵

作者: 练沛鸿

责任编辑: 白连国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徐晓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二二〇七工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6.25

插图: 2

印数: 001—10100

版次: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09-7/I·1097

定价: 2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当我走近海边那座乳白色的建筑时，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向海水一样涌来。是紧张？还是欣喜？我说不清楚，可我终要见到她了——这位早已凝铸在我心里传奇式的女子。有多少次，我默默地在心里为她勾画脸谱，我想象着，猜测着，好奇与神往在心中蔓延。

这座海边别墅看上去像个硕大的贝壳。是什么样的心境令她想起这样的造型：清新、雅致，让你看一眼便会永远溶入记忆。后来我才从裴女士口中得知，她把别墅建成这种形状是为了纪念那段不平常的岁月。

是的，那段岁月太令人难忘了。直到今天，每当裴老太太独自静处海边时，还时时忆起那火光、炮声和那月光下的小船……

我为她的故事着迷，为她的经历感叹。而她却淡淡地说：“人呐，其实都一样，只是因了那个非常的年代而显得不平常起来，虽然艰险，却很充实，还真令人怀念……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的脸上焕发着光彩，明眸如星。

天！我在心里惊叹着。这哪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她分明就是五十多年前传说中的奇女子——神秘而有魅力的裴玉丹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黄昏的海边显得很静谧，缕缕波纹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红光，像血，像红发魔鬼飘荡的长发。而夏日的风尤为撩人，似纱、似水、似少女温润纤细的手，轻柔地抚着海面、沙滩。

被晒了一天的海滩此刻正在徐徐的晚风里沉醉，舒展着她那博大的情怀。随着落日隐去，帷幕一样的夜色渐渐垂于海上、海边，更为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。

一阵夜风吹过，叠浪重重，偶有几声鸟鸣忽高忽低传来，美妙中含着凄婉，交融着海浪声声，透出了苍凉、愤懑、忧郁，同时又像在抒发着一种激情。这是个魔鬼与天使同在的世界。

海风越刮越紧，海浪也越来越高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叶小舟在暮色的掩饰下乘风踏浪而来，渐渐停在浅滩。接着，从舟上跳下来两个人，看上去像是刚刚收网归来的渔家父女，但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发现，他们的船舱里没有一条鱼，倒有一个看上去非常精致的黑色皮箱。

渔夫模样的老人提着皮箱和姑娘一起走向沙滩，老人把皮箱递给姑娘时用急促而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快离开这里，记住，要谨慎行事。”

姑娘点点头接过皮箱，取出一套衣裙以最快的速度换好，转眼工夫已由一个渔家女变为富家小姐。她走到老人跟前沉默片刻扑拜在地，哽咽着说：“爷爷，您多保重。”然后起身提着皮箱匆匆消失在夜色里。一只黑鹰从船头盘旋而起随女孩而去。渔夫模样的老人对着他们隐去的方向望了很久，直到什么

都看不见。他双手合十，仰望夜空口中默念：“苍天保佑。”那微启而颤动的双唇似乎有许多的悲凉、辛酸要倾诉，那双历经沧桑岁月的大手有力地举在胸前，仿佛他一愤怒就可以搅混这个世界。

老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，层层海浪扑打着他的脚面，好像要把他拉回大海。夜色已浓，一切都依然平静，海天连在一处昏沉沉的一片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这就是刚刚沦陷于日本人之手的香港，它危机四伏，动荡不安，充满了凄迷、神秘。

二

“碧潇园”是韩竹岩先生花了许多心思才修筑起来的一处宅子，可半年前他却带着一家人移居美国，自此，香港少了一位正直而有名望的好律师。这处被命名为“碧潇园”的宅子也随着变为一处空宅，现今只由一个名叫胡海的佣人看管着。

韩先生一去半年没有音讯，前几日突然打来一份电报，说小姐最近要回香港度假，让胡海准备一下，迎接小姐。

韩先生是胡海的主人，也是恩人。

胡海本不是香港人，生逢乱世，到处流浪，一年前差点因一桩“皮夹案”受陷害当了别人的替死鬼。当时，多亏韩先生在场，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，无代价地作了胡海的辩护人，才使胡海保全了性命。出狱后，胡海感恩图报，同时也苦于没有出路，要求留在韩律师身边作一个仆人。韩先生见他人地两生无处谋生，便把他留了下来。移居前，韩先生考虑到他一个人守着偌大一个院子难免寂寞，特地为他物色了一个女

人，让他们成了亲才放心离去。若不是韩先生，十个胡海也早化成灰了，他怎么能不感激呢。所以，只要是韩先生吩咐的事，胡海半点都不会怠慢。

小姐回来，这可是件大事。自从胡海来到韩家，还从来没见过韩小姐。这位小姐究竟怎么样呢？早不回，晚不回，偏偏在这个多事之秋回来，而且是一个人回来度假。胡海心中无数，不过想一想韩先生的为人，小姐一定也错不了，不管小姐啥时候回来，胡海心中明白，他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小姐。

胡海的妻子桂香是个娴淑女人，一听说小姐回来，心里好一阵高兴。尽管主人不在家，夫妻二人每天也照常忙碌，院子该怎么收拾还怎么收拾，花草该怎么修整还怎么修整。桂香还专门把小姐的住室精心装扮一番，里里外外同主人在家时没什么两样。

从接到电报开始，两口子就盼着小姐早日回来，可左等右等过了一个礼拜也没见到小姐，胡海心里着急了：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小姐会不会在路上出事了。两个人一边猜测，一边祈祷。

到了第九天傍晚，久已不响的门铃忽然响了起来，胡海夫妇同时站起身，异口同声说道：“小姐回来了！”胡海顾不上说别的什么，拔腿向大门奔去。

门开了，一个秀颀、端庄的女孩等在那里，见了胡海亲切而自然地说：“你是胡大哥吧，我是珊珊。”

“是小姐回来了，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您。”胡海一边说一边接过小姐手里的皮箱。

“没带什么东西，不用那么麻烦接来接去的，家里没什么事吧？”小姐信步走进“碧潇园”，带着关切问胡海。

“咱们家倒没什么事，只是现在外面乱得很，自从日本人

来了之后，到处行凶作恶，干尽了坏事，大家恨透了日本人，却又没办法。”胡海说的时候带着一腔愤慨，他很小心地嘱咐珊珊：“小姐，您可千万不要随便到外面去。”小姐点了点头，笑着对胡海说：“胡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”

走过青青的石板路，顺着一条灰白相间、用精选的小石子砌成的甬路往前走，一座别致而气派的小楼出现在眼前。韩珊珊在楼前的台阶下停了下来，细心地打量着。“没变吧？小姐。”胡海在一旁问。

韩珊珊稍微迟疑一下但马上会意地点点头，露出满意的笑说：“没变，是没变。”

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进进了客厅，胡海放下皮箱叫道：“桂香，快来见过小姐。”

桂香应声而到，端着一杯水走进来放在桌子上说：“见过小姐，一路辛苦了。”

“噢！这就是桂香嫂吧，想不到这么俊秀，胡大哥，你真好福气。”

“还不是托老爷、夫人的福。”胡海念念不忘恩人，“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们了，老爷夫人身体还好吧？”

“他们都很好，谢谢你经常挂念他们。”

“小姐，你先喝杯水吧，我去为您准备些吃的东西。”桂香慢声细语地说。

“别着急，先带我去看看房间，把皮箱也拎过来吧，我想换换衣服。”小姐吩咐道。

桂香答应着拎起皮箱领着小姐向卧房走去。

“桂香嫂，这是你布置的吗？”珊珊不经意地随口问。

“我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太太吩咐过这里的一切都要保持原样，我只是每天照例把它打扫干净，想必小姐出去日

子久了，对自己的卧房都淡忘了。”

韩珊珊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：“噢，对，对，这房间是妈妈按我的意思布置的，我一直很喜欢，不过，现在需要来点小小的变动。”她移步窗前，撩起洁白的窗纱，向外望了望，回头对桂香说：“你对胡大哥说一声，把这个窗子涂成红色，是朱红色。”

桂香不假思索地点点头。不该她问的事她一句也不会多问，她想，小姐让涂成红色大概是喜爱红色吧。

“小姐，你换衣服吧，待会儿我来叫你吃饭，我这就去告诉胡海，让他去买涂料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。”

自从小姐回来之后，给这个久已冷清的“碧潇园”带来了不少生机。以往，胡海夫妻二人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做着该做的事，除了桂香养的几只鸡有时叫上几声外，偌大一个园子几乎没有什么响动。现在可不同了，小姐每天早早就起床在草坪上活动。虽然胡海看不出什么门道，但他仍然看得出，小姐绝不是一般的活动活动。看着胡海意外的神情，珊珊活动完毕轻快地走过去对他说：“胡大哥，很奇怪是不是？”

胡海支吾着说：“小姐，我怎么瞧着您像是会武功，以前我见过打拳卖艺的，你的功夫比那些艺人还好，是不是……”他满脸疑惑又不知该怎么问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。”小姐很自然地解释，“爸爸就我一个女儿，怕受人欺侮，从小就给我请了一位拳师，平时练练防身，还是用得着的，怎么，胡大哥对此也有兴趣？”韩珊珊话锋一转，随口问道。

“真没想到小姐还有这种本事，我恐怕就是再学也不行了，等将来有了小的还真得请小姐教教呢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当父亲了，是吗？”韩珊珊显得很兴奋。胡海点点头，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傻笑。正在这时，桂香走过来说：“小姐，该吃饭了。”

韩珊珊忙走过去拉住桂香的手小声说：“桂香嫂，你可要当心你的小宝宝哟，以后尽量少干活呀。”一句话说得桂香满脸绯红，抿着嘴同胡海相视一笑说：“这点活算什么，不妨事。”

“你们韩家老少都是好人，别说是伺候小姐，就是为韩家去死，我胡海绝不眨一下眼睛。”

“快别这么说。”听着胡海的话，韩珊珊脸上显得很不安，她望着胡海，看看桂香，最后目光落在二楼新漆的那扇红窗棂上。眼中抹过一层浓浓的忧思，那忧思从何而来让人难以捉摸。

吃过早饭，韩珊珊告诉胡海要出去一趟，胡海细心地对小姐嘱咐一番，无非让她小心避祸，特别要躲着日本人。

“胡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看着胡海紧张兮兮的样子，珊珊直想笑。

“别在外面时间太长，早点回来。”桂香把她撒在胸前的一缕秀发顺到脑后，轻柔地拍拍她的背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他们的关心令珊珊很感动。

香港，这个动荡不安的城市，这里是乐园也是地狱。富人可以在此尽情享受，穷苦人却在遭受着痛苦的煎熬。街道两边的商店、酒吧固然人来人往透着些欢乐，可那些沿街乞讨的叫化子，衣衫褴褛的打工仔仍给这些欢乐蒙上一层凄楚。

韩珊珊顺着街道正往前走，突然前面一阵骚动，迎面慌慌张张跑过来一个女人，后面有两个日本宪兵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地追过来。那个穿花褂子的女人惊慌地回头张望一下向路边

的小胡同跑去。两个日本宪兵追到胡同口，跳下车，如狼似虎地钻进胡同，不一会儿，他们撕扭着那个女人从胡同里走了出来。可能是撞破了头，血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。由于过度紧张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像一只将要被宰杀的羔羊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拼命地哭喊着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

两个日本兵淫邪地张着大嘴狂笑着，那个惊恐的女人此刻已没有力气再挣扎，她的眼里除两张狰狞的面孔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件蓝底白花的上衣被撕得露出了肩膀，她再也喊不出一句话，只是张着嘴巴绝望地发出一声声令人揪心的哭嚎。日本兵粗暴地把她拖上摩托车带走了，而这一切好像是一幕司空见惯的闹剧一样，根本没引起多少人的关注，除了两三个路人显出几分惊恐外，其他人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，而路边几个看热闹的乞丐，傻乎乎地呆望着，好像在观看一幕短剧，还没尽兴就完了。

韩珊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，她显得比任何人都吃惊、气愤。望着远去的日本宪兵，她问身边一位卖烟的老人：“老伯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，还能怎么回事，这群丧尽天良的日本强盗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看起来那位被抓去的女子难免遭罪了，生在这年头真是罪过。姑娘，你还是快回家吧，一个女孩子家最好别在外面瞎跑，免得生事。”老人露出无奈的神情苦笑着说。

韩珊珊不再说什么，她没心思再沿着这又脏又乱的街道走下去，心里不住地发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！”

韩珊珊想着心事没目的地走着。

“救命，救命啊……”一个女人紧张而恐惧地尖叫着。韩珊珊寻声望去，只见四五个男人正追赶着一个姑娘向这边跑过来。

“这是个什么世道，人怎么都变成了这副模样，简直禽兽不如。”韩珊珊心中暗暗发恨，她决定帮那位被追赶的女孩。

被迫的女孩拼命地往前跑，而几个粗暴的男人追得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追上她了，女孩不顾一切地边跑边喊：“救命啊，救救我！”

“站住！”随着一声怒喝，一位婷婷少女带着不可侵犯的威严挡住几个正追得起劲的男人。

“放了她！”韩珊珊简单而明了地说。

“放了她？！你是谁呀，别没事找事，跑了她抓你回去顶替。”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张牙舞爪地蹿到韩珊珊面前说。

“好哇，那你就来抓吧。”韩珊珊一脸不屑的神情。

“哟！你口气不小哇，我倒要掂掂你有几斤几两。弟兄们，上！”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挺着肚子满脸淫笑地喊。

几个打手像恶狗似的一齐向韩珊珊扑来，那个胖家伙冲在最前面。韩珊珊本来不想与他们打斗，只想救下那位女孩就行了，可眼前的情景已不容她再想别的，只有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。

胖家伙奸笑着伸手去按韩珊珊的肩膀，不料韩珊珊把手向外轻轻一拨，拔地而起，一脚踢在那家伙的下巴上，令他倒退几步，然后又飞起一脚向他那凸起的大肚子踹去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一股殷红的血从胖家伙口中喷出，幸亏后边有几个人架着他才没倒在地上。其他几位见势不妙，托起受伤的同伙就逃，那胖家伙似乎还有点不服气，他手指韩珊珊说：“算你厉害，咱走着瞧！”然后又对着缩在墙角的女孩喊道：“你等着，臭娘们儿，看下次还有谁再救你，你逃不掉的。”

韩珊珊本没想去追杀那帮家伙，见他们像兔子一样逃跑，便拉起那位蹲在墙角的女孩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他们为什

么要抓你？”

韩珊珊这一问勾起了女孩的伤心事，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，韩珊珊劝了好久她才止住哭泣，诉说了自己的身世。

“我姓何，叫珠英，父母都死在日本人的炮弹下，只留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后来随着家乡的几位乡亲从大陆逃到香港，没想到又失散了，在这里，我举目无亲，处处受人欺侮，今天逃到这里，明天躲到那里。刚才那几个人是妓院里的打手，我被他们骗到妓院又逃了出来，他们发现后就来追赶，幸好撞见你，要不然，我……”何珠英带着感激，含着悲愤又哭起来。

韩珊珊安慰她几句，然后问：“你打算今后怎么办？”

何珠英听了皱起眉头，满脸愁容地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，只能过一天算一天，总之是凶多吉少。”

韩珊珊听她说话不像一般人家的孩子，而且这女孩虽然衣衫褴褛但举止并不粗俗，她端详了一会儿问道：“珠英，你家原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父亲是个教书的。”何珠英很小心地回答。

“噢，这么说你一定也是个识字人，怪不得你说话如此得体，原来是书香门第，真亏你能受这么多苦。”韩珊珊拍着何珠英的肩膀说。

“还说什么书香门第呢，你看我现在这副模样，哪还有一点书香味，简直像个疯女，到处流浪，任人欺凌，识字又有什么用，有时候真想一死了之……”何珠英悲切地诉说着，令韩珊珊不知不觉也眼中湿润。天下不幸的人何止她一个呀，有的也许更惨一些。她没有再问什么，只待珠英稍平静一点说道：“我看你还聪明，又识文断字，如果你愿意，就跟着我吧。”

“你真的会收留我？”何珠英眼里闪着希望的光。

韩珊珊帮她擦去腮边的泪水，目光深邃但透出温和。她拉起何珠英的手说：“咱们回家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”

就这么简单，何珠英千恩万谢地随着韩珊珊回到了“碧潇园”。珊珊把事情的经过对胡海介绍一番，自此，何珠英成了“碧潇园”的一员。

三

对于华玉龙来说，最让他头疼的就是那位娇小姐柳媚媚了。她是商业巨子柳海坤的独生女儿，因为她母亲早逝的缘故，柳海坤对女儿更是倍加珍爱，视若掌上明珠。

柳媚媚是个漂亮且开朗的女孩，性格非常倔强，对什么事都不在乎，男孩气十足。柳海坤倒喜欢她这样，没有儿子就要靠女儿，偌大的家业以后还要女儿继承，所以有意让她出头露面，帮自己作一些事，有时候谈生意也会带上宝贝女儿，目的是想让女儿长长见识，多了解一些生意场上的事。聪明的媚媚很了解父亲的心思，所以作事也很用心，只要是父亲的安排，她一定照办。在她心里，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华玉龙与柳媚媚就是在生意场上相识的。

本来，华玉龙就是个令女孩子着迷的角色，年纪轻轻就担负起“凯风”公司的重任，举止言谈透出一股夺人的魄力，再加上他自身条件的优势，使他显得英俊潇洒富有才干，又不乏稳重谦逊，谁见了都会称赞，就连商界巨头柳海坤也在心中暗自称羡：“华子轩竟有这么出色的儿子，这年轻人了不得。”

其实，没有儿子一直是柳海坤最大的遗憾，把这么大的

家业交给媚媚一个女孩子他还真有些不放心的。他叹了口气看看身边的女儿，只见柳媚媚静静地望着华玉龙，平时的调皮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，简直像换了个人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，一声不吭。

柳海坤是什么人物，一眼就看出了女儿的心思，知女莫若父。一个不谙世事、生性好动的女孩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显出沉静，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发生：一种是讨厌对方，懒得说话；另一种就是被那男人吸引，喜欢上他。柳海坤心里明白，女儿不可能讨厌对面那个年轻人。

他偏过头又看了看正在合同书上签字的华玉龙，沉思片刻后暗自点头，等华玉龙签完字他接过来看了看称赞说：“玉龙，好手笔，你的字写得跟你的人很相符嘛。”一句话把原来挺严肃的场面缓和下来。大家脸上露出一份轻松的笑。

“媚媚，你替我把字签上。”柳海坤把合同书递给女儿。柳媚媚笑着接过合同书，签好了字还给柳海坤，仍然是那副神情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

合同签完后，柳海坤笑着对华玉龙说：“玉龙啊，你父亲华子轩就是个非凡人物，你也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，我与你父亲关系甚好，当然也不把你当外人，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你尽管说，生意上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着呢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媚媚，现在已经帮我作事了，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时间长着呢，有机会你多帮帮她，你的经验毕竟比她多，先熟悉熟悉，年轻人嘛……”说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按当时的情况来说，柳家的实力比华家略胜一筹，柳海坤素有“商业巨子”之称，华玉龙所以处处显得谦虚，一是因为自己年轻，二是因为华家的确不如柳家实力雄厚。起初华玉龙对这位柳小姐并没有太在意，也没搞清楚她的身份，柳海坤一

介绍他才认真打量一下这位“巨子之女”。

华玉龙并不明白柳海坤的用意，所以很礼貌地站起来对柳媚媚微微欠身点头说：“还望柳小姐多关照。”柳媚媚也起身应道：“华先生太客气了，应该是相互关照。”

“愿我们合作愉快。”华玉龙冲柳小姐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门牙。

“我想这不成问题。”柳媚媚一副自信的神态，也冲华玉龙点头一笑。

一只有力的大手与一只小巧柔细的手握在一起。这一切，柳海坤尽收眼底。

这以后，柳媚媚便经常出现在华玉龙的视线里，柳海坤对这件事也表现出热心，想办法为女儿制造机会，凡是与华家的生意都让女儿出面打理。

华玉龙不是个傻瓜，所以柳家父女的用意他很快就明白了，生意场上的事从来难不倒他，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“桃花运”他却不知所措，柳媚媚简直像一团火，烧得华玉龙坐卧不安，怎么办呢？断然拒绝是不行的，华柳两家的生意往来很密切，拒绝柳媚媚就是拒绝柳海坤，而华家不能失去这个生意上的朋友，否则，会给“凯风”带来不小的损失。可反过来让华玉龙接受柳媚媚也是不可能的，在他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：“不能接受她，不能接受她。”

按说柳媚媚挺漂亮的，又是巨富的独生女儿，只要华玉龙应下这门亲事，柳海坤的全部家产可以唾手而得。可华玉龙毕竟是华玉龙，无论怎样他对柳小姐都喜欢不起来，他总觉得她身上缺少点什么，柳媚媚并非他心目中的恋人。在柳媚媚之前也曾有女孩向他表示爱慕，他都一一谢绝了。他明显地感到自己似乎和谁有约在先，他要等待与他相约的人到来。属于他的

那位女孩该是什么样呢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但他心里知道，明明有那样一个女孩，似乎是在梦里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个女孩突然失踪了。华玉龙搞不清是自己胡思乱想还是真的有这样一件事，总之，不管真与伪，有一种力量促使着他坚定地等下去，他心中有这样一个信念，肯定有一天，那悄然离去的人会降临到他的面前。

不能不承认，柳媚媚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她想做的事无论如何是要做到底的，她想得到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的。他要得到华玉龙的爱，可她怎么也弄不明白，华玉龙为何总是躲着她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她柳媚媚总是那些男人心目中可望不可及的女神，是高傲的公主。她有着像她的名字一样娇媚动人的容貌和多得惊人的财富，而这一切华玉龙似乎都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究竟为什么呢？她百思不得其解，一股羞愤蕴蓄在心头，并且越来越让她难以克制。

“难道他嫌我不够漂亮吗？”柳媚媚走到梳妆台前仔细地打量自己，由于满心的不愉快，镜子里映现出一个沮丧的小脸，柳媚媚越看越气，越想越恼，她何曾受过如此的冷落与委屈。她随手抓起梳妆台上的东西朝镜子中的自己砸去，哭喊着：“你滚，你好没出息，为什么要喜欢华玉龙，他有什么好？！”

正在客厅品茶的柳海坤听见楼上叮叮咣咣一阵响，赶忙上楼看个究竟，听了女儿的哭喊声方才明白原因出在华玉龙身上。他走过来抚摸着女儿的肩膀明知故问：“媚媚，什么事惹你发这么大火。告诉爸爸，我替你出气。”

柳媚媚流着泪气呼呼地说：“是那个不识抬举的华玉龙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华玉龙，他怎么惹你了，打你了还是骂你了？”柳海坤盯着女儿问。柳媚媚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既然人家没打你也没有骂你，又是怎么惹你了？”柳海坤